



天京总圣库的龙凤鎏金木梁,太平天国时期雕梁画栋可见一斑



洪秀全

1952年南京堂子街发现了多幅太平天国壁画后,在苏、浙、皖等地区也相继发现了一些壁画,但是这些斑驳残破的壁画上并没有题款,不知是谁在何时创作的;题材上大多也是些花鸟、山水、瑞兽……看不出和太平天国有什么关联。专家是如何为它们证明身份的?这些壁画不像绘在纸上的卷轴画,收藏保存都大费周章,其中又有怎样的故事?请跟随我们一起走进壁画背后的故事。

现代快报记者 王凡 唐蕾/文 施向辉/摄

没有题款 残破的壁画如何验明正身

专家拍板

虽然没有题款
画中的望楼证明了身份

眼前的堂子街壁画上没有题字,更没出现“太平天国”的字样,难道仅凭房主李奉先的说辞,就断定为太平天国时绘制?其实,要验明壁画的身份需要经过多方面的考量。

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研究部主任张铁宝告诉记者,首先要确定壁画的所在地,当年必须是太平天国统辖的地区,至少是太平军曾活动过的区域。其次,这些壁画所出现的建筑必须是太平天国时所建,或建于太平天国之前。据文献记载,当年除了洪秀全的天朝宫殿、杨秀清的九重天府,和一些主要王府由太平天国自建外,其余大多选择“民居之高者加以彩画”。如果出现壁画的建筑是太平天国之后建的,显然不足为信。最后还要确定这些建筑物,历史上是否做过寺观、祠堂、会馆等,因为这些老百姓常出入的地方常常都绘了壁画,如曾做过寺观、会馆等,就要慎重考察这些壁画是不是在太平天国之前就有的。

像堂子街的这批壁画,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罗尔纲先生也是在仔细研究后才下结论的。罗尔纲就《江防望楼图》进行分析:画面中江岸上的望楼和清军常用的望楼形态不同。清军的望楼是下层建筑大,越上越小,其上尖顶,盖蓬。而画中的这座望楼上层建筑与下层建筑大小差不多,其上平顶,有旗帜,不盖蓬,这正是太平天国时期望楼的特色。因为清军的望楼只用来瞭望,所以望楼的最上部采用尖顶的形式,寥寥数人驻守于此就可以了,并且盖蓬以蔽风雨。而太平军的望楼不仅用来瞭望,还要插旗帜,做指挥台。所以上下建筑大小差不多,能容纳较多的人,指挥员可以在高处安稳地指挥,而远处战斗员也能够清楚地望见指挥台的旗号,来完成战斗任务。

画面中江上防守的情景,也是对当年太平军保卫天京的场景重现,综合多种因素,专家们才集体拍板。



堂子街的《江防望楼图》局部图



虽然洪秀全严禁画人物,但是太平天国后期的壁画中还是出现了人物形象,金华侍王府的《樵夫挑刺图》就是一例

还原历史

老百姓喜爱壁画,把卷轴画截下来贴在墙上

虽然现在太平天国壁画严重稀缺,但是当年王府、馆衙里,可是到处都绘上了壁画。早在太平军攻占广西永安时,就已经出现壁画了。1853年1月太平军下武昌,洪秀全也要求用壁画装饰他的行宫。3月攻克南京,改称天京,定为首都,壁画更是兴盛。当时英国人富礼赐在《天京游记》中描述蒙得恩赞王府:“此客厅颜色更为辉煌,四壁绘有五彩图画”。洪仁玕的王府也是“中有一大照壁,上绘龙凤驴鱼等”。

“壁画艺术早在周代就出现了,早期的壁画主要用来歌功颂德,警励后人,多画在宫苑、寺院、祠堂等的栋梁墙壁上。然而到了宋代,壁画却大大地衰落了。因为鉴藏风气大盛,名家都致力于卷轴画,画壁画的则籍籍无名。”张铁宝说道。

虽然统治阶级不再看重这种艺术形式,但是对于连笔墨纸砚都买不起的普通老百姓来说,壁画这种艺术形式还是很受欢迎的。老百姓们把被太平军镇压的地主家的卷轴画截下来,然后糊在了窗户墙壁上,作为装饰。

而这时民间一批以壁画为生的画匠们,也迎来了人生中最风光的时刻。

底层画师捧上“金饭碗”,壁画遍及江南各地

定都天京后,太平天国设了一个专绘壁画和各种绘画的机关,叫做“绣锦衙”,招募画家到天京画壁画。原先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画匠一跃成为“宫廷画师”,在王府里挥毫泼墨。

扬州的老年人中就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。太平天国时,扬州一个在土地庙里作画的民间画工郑长春,听说太平天国重

视壁画艺术,就来到天京闯荡。果然,在这里享受到很好的待遇,先是在天朝宫殿作壁画,后来又去各王府作画。天京陷落后,郑长春逃回扬州,后来扬州名画家陈崇光就师从于他。

为了提升壁画艺术,太平天国也努力争取文人画家。绣锦衙里除了民间画匠外,还有技术精湛的文人画士。这些文

人画士和民间画匠们,进行集体创作。“在一些王府里,常是相邻的两面墙上,一边是艺术精湛的文人画,一边是比例失调的信手涂鸦。”张铁宝说道。

到了太平天国后期,壁画在皖、苏、浙诸省流行起来,遍及江南各地。但是太平天国失败后,清政府曾进行过毁灭性破坏,所以大部分都已消失了。

壁画中不见人影,这源于洪秀全的禁令

虽然画师们享受很好的待遇,可以尽情挥洒艺术热情,但是太平天国的壁画创作也有艺术“禁区”。从南京地区现存壁画中就能看出,描绘的多是山水花鸟和吉祥物,却鲜有人物出现。

原来洪秀全规定:壁画中

不准出现人物。这是为什么呢?洪秀全在批英国传教士艾约瑟《上帝有形为喻无形为实论》中回答了这个问题:“上帝最恼是偶像,爷像不准世人望”,洪秀全认为上帝最恨的是偶像崇拜,所以上帝要人毁灭偶像,上帝也不准人做他的像。

所以,壁画中不能出现人物。但是“天京事变”,杨秀清被杀后,太平天国人心涣散,违抗禁令的事时有发生,不许画人物的禁令也被打破了。所以,今天我们才能看到金华侍王府的壁画中看到劳作的渔夫,挑刺的樵夫,村野生活气息浓厚。

壁画保护

50m²的壁画
被放在“画架”上修复

经历了一百年的风风雨雨,1952年这些瑰丽的艺术宝藏终于露出了神秘的一角,堂子街壁画被发现时,专家们都倍感欣喜。为了在第一时间保护这些艺术珍宝,专家们在当时的条件下,最大限度地进行了保护。1953年7月,华东艺术专科学校教授汪声远、申茂之来到南京堂子街临摹壁画,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按照壁画本来的面貌,模仿复制。但历经百年,壁画都褪色了。他们就以残剩的色彩为根据,十多天的面壁钻研,终于把壁画的原来色彩考察清楚,在纸上还原了壁画原本的精彩。

1992年由中國文物研究所专家具体负责,采取整幅揭取,修复后挂回原位的方式,对壁画进行保护。为了不破坏画面,部分壁画便连着砖墙一块拆除,总揭取面积达到50余平方米。如今又是几十年过去了,专家们不断采用最先进的技术去保护、还原壁画。壁画艺术馆副主任毛晓玲告诉记者,为了保护这些壁画,2010年底开始,又对壁画进行了抢救性修复保护,在画面保护性预处理后,整体拆卸,在修复实验室特制的壁画存放架上存放,然后由专业的技术人员进行一系列修复保护工作。

“为了让壁画保持原汁原味的风貌,我们秉持‘修旧如旧’的原则,让它最大限度地以原有的形态展示在世人面前。以后,如果有可能,馆里还会开辟一间透明的库房,专业技术人员在里面修复时,观众也可以在外面欣赏到这些艺术珍品的复原过程。”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吴瞻告诉记者。



馆里展出的部分壁画